

T 3238/2332.83

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9 1941

家州志卷之四

遷謫 附流寓 仙釋

州隸西粵南服卽古陽壽縣地雖與中土風氣稍
殊然較之潮陽儋耳諸郡蠻烟瘴雨密菁深林迥
乎別矣特以僻處天末間爲孤臣放逐量移之鄉
及騷客流覽嘯歌之地耳夫人不因地以著而地
必賴人以傳古今來奇杰有意之徒或遭疑謗而
貶或託佛老而逃其一時流寓所經往往山川從
而生色父老借爲美談者何可勝道以是嘆地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靈總在乎人之傑也志遷謫

唐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以破高麗功拜大將軍封平陽郡公咸亨元年征吐蕃敗績原死除名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爲難林道總管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召見曰疇歲萬年宮微卿我且爲魚前日殄九姓破高麗爾功居多於是拜代州都督柳奭字子邵蒲州人貞觀中屢遷中書舍人外孫爲皇后進中書令后廢貶象州刺史坐通宮掖謀

行鳩毒被殺期以上並流嶺表神龍初復官爵開元中柳渙爲中書舍人上言臣從伯祖奭與褚遂良等同被譴戮雖復原雪而子孫殆盡惟曾孫無忝客籍龔州願許伯祖歸葬孤孫北遷於是詔無忝護奭柩歸官給喪事後無忝官至潭州都督

宋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爲右正言薦司馬光呂公著蘓軾蘓轍可用曾布駁之因出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欲引爲用先

令鄉人諭意庭堅不肯往京銜之遂列諸黨籍又
坐嘗談瑤華非辜事編管號州再徙象州久之復
故官

范正平字子夷宰相范純仁之子也爲開封尉以
事獲罪蔡京及京當國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
李之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
佇之意逮送御史府不勝捶楚賴克明辯釋正平
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

龔夬字彥和灤州人登進士爲御史時章惇蔡卞
用事夬極論其惡請正典刑又論蔡京上請置仁
歸咎先帝願正奸臣之罪於是三人皆去又上疏
乞正元祐后册位號崇寧初元祐后册再廢言者
論夬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繼徙象州
高穎紹興中奉福建安撫使坐從岳飛謫象州因
窮守節剛直之性始終不渝

孫觀字仲益晉陵人舉進士文章不爲俗態靖康
中爲執法改詞臣旋由瓊闈歷吏戶長官知秀州
溫州臨安諸郡其章疏制誥表奏明辨駁發每一

篇出世爭傳誦紹興間縉象州久之放歸高林
其山水作十詠劉彥適陳克董彥趙子巖與觀同
遊曾公巖嘗自稱爲初遼道人

胡夢昱字季昭吉水人大理評事星隕之變言今
日禍機有五時車推其害誘濟王嗣出倉卒議奪
王爵夢昱憤甚援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
廷美事爲證又遺書史彌遠反覆責備彌遠大怒
御史李知孝迎合風旨劾夢昱黨逆削籍羈管象
州過桂林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施而宏祖

暴亡後夢昱以疾卒於象象人每過其處輒指曰
忠直之居

流寓

宋

岑厥上林人武德間持節歷服生蠻開拓化外功
業卓越一時詔領澄州刺史後隱於象州智誠洞

宋

王安中字履道陽曲人進士及第政和中箋賀瑞
應徽宗稱爲奇才爲御史論蔡京欺君害民上爲

懷然及授知撫山府 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
安中不能制張鼓據一州附金後叛金來奔金索
之急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守送金藥師懼遂
叛命言官論之安置象州尋放自便卒

仙釋

甘陸象州古車村人有志畧時柳州為南漢所據
詔陸出征每以符符捷拜護國將軍及歸里決禍
福處先知如神州人立廟祀之

甘佃陸之姪也家富好施貧而告者未嘗少吝
靈異決禍福無不奇中一日聚鄰里告曰吾厭世
矣示眾以修身事言訖瞑目而逝鄉人設廟像祀
之後封惠濟感應侯元加封惠濟顯應聖公明加
封王號

于道士象州人宋乾德間隱西山巖修道白日飛
昇

獨傲仙女象州馮六村人宋乾德間傲氏與嫂獨
孤氏赴天蓋山採葛飲泉見雙鯉戲水取之墮泉
中獨孤氏救之亦墮經月餘乃於空中呼父母曰

吾仙女也有過謫人間數滿當還象人因名其山曰獨傲山

象州志

人物 附孝行 儒林 貞節

山川清淑之氣代有所鍾不因遐裔而限昔人論列土地人物貞廉磊砢各從其類非謬言也象屬柳郡下游於山見天蓋聖塘諸峯之蔚然而秀於水見大樟白丈之決然而深其孕毓靈竒若前代謝鄧傳呂數君子理學文章膾炙人口至如折衝禦侮任干城之寄飲冰茹葉發壺德之光者又指不勝屈可謂盛矣方今

聖教昌明文治之隆卓越千古士生其間豈徒以弋獲
榮名爲茲邑增光哉意必有含淳味道涵泳聖澤
非僅樹一州之望將以垂百世之型者是則官斯
土者之所厚望也夫志人物

宋

謝洪安仁鄉人宣和三年與弟澤同登何渙榜進
士初任南海尉改知賀州有政聲博學能文雅遊
縉紳間以氣節自負南遷之客多館於其家鄉評
咸推重焉

謝澤洪之弟與兄同榜號謝家二鳳初任昭州轉
知南平州事政聲遠播治內肅清歷陞容管

明

傅敬永樂戊戌進士善屬文任監察御史彈劾中
貴風采凜然以直見忤遂引疾歸杜門不出人不
敢干以私

秦進字廷玉正統戊午舉人幼孤服母教性嗜學
不事嬉遊初爲瑞州杜官訊獄明允請託不行人
咸憚之歷高肇二府通判嘗因徭寇請益軍儲盡

革宿弊不異權貴以疾卒訓二子銳欲相繼登鄉薦

秦顯字孔昭景泰間以歲貢爲南平丞時閩寇鄧茂七作亂顯率兵破賊城賴以全而身冒鋒鏑幾斃流矢遂棄職歸食貧居淡不干有司日持釣竿坐河濱得小魚數尾沽酒自樂人稱爲釣叟

楊護成化間任臨高知縣承累任苛虐之後政尙寬簡然能明燭下情民以訟至先得其誠爲善惡者無大害者論歸自思民感其言中止者多閱數

年民安訟簡以諛累去職新任梁儉來代之日百姓如戀慈母賊者絡繹護堅拒之不去梁曰此無所爲而爲者吾當一屈楊君以慰吾民乃置一帙於門下命贖者書名須臾帙滿持以示楊勸納所贖已而行就車老稚追送三十里梁嘆服倣其政而行

朗清字溫泉成化間舉鄉試除教授遷南京都察院司務轉工部司務因劾逆瑾被遣後奉勅命褒獎歷任兩京著績清勤州城大街下有司憲坊

孟宗文原籍山東武定州人龔祖象州所千戶占籍象州見名宦州城大街有鎮州坊墓在鳳凰山華表翁仲尚存

孝行

鄧敏洪武丁卯舉於鄉任禮部儀制司主事早歲喪父事母陳至孝母忽患篤疾號泣籲大願以身代母疾隨愈後居喪哀毀逾禮廬墓三年足跡不入城府有司顏其堂曰思本

儒林

呂景蒙字希正舉宏治甲子孝廉歷官監察御史

巡上江作操江行義奏聞蒙著為令又劾蕪湖抽分奸弊謫潁州判官轉汲縣知縣後陞福州府通判遷南京大理寺評事俱不就從遊湛甘泉之門倡明理學其所論說粹然一出於正總制張淨峯為立理學名儒坊以旌之坊在州城南門外後淨峯督師過象造其廬接談終日不倦所著有定性發蒙象郡學的三十卷柳州府志十六卷以壽終墓在城南

貞節

國朝

吳氏州人歐耀臣妻年二十七夫以疾卒氏守節
完貞教子砥行克守先業乾隆二年題旌坊在兩
門外

王氏州人孟名世妻年二十二夫歿遺孤尙幼氏
痛失所天恩勤嚙子勉以守成家聲復振乾隆三
年題旌坊在安中里

唐氏州人世貞長女年十九適江演潮爲妻歸十

歲無所出勸夫置妾夫以家道蕭條不允所請氏
遂脫簪珥求於韋氏女及妾歸待以恩禮不二年
妾舉一子名尙松方週歲夫演潮卒又二年妾亦
卒演潮遺氏僅有粗數百觔氏勤紡績以資衣食
雖至戚亦絕往來撫松成立乾隆七年聞州士民
呈其事於署州牧張坊表其閭曰貞剛存孝尋張
牧去任未及許請旌表後氏八十四歲卒

汝州志

諸蠻

櫛居粵右之中四面皆山大江環之而象適當下
 游連藤峽接修平凡層巒複嶂密莽深箐尤為猺
 獠淵藪其類錯雜其語侏僂其服爛斑性外駭而
 內黠自唐至明叛服靡常未易幾而理也我朝
 列聖相承揆文奮武恩威並濟卉衣駃舌之俗漸化為
 衣冠文物之盛庶幾革面洗心矣然外示控馭內
 寓撫綏又在良有司之審度機宜而不可忽者也

志諸蠻

獠

獠人古八蠻種椎髻跣足衣斑布褐采竹木爲屋繩樞華實覆以菁茅種植外獵山獸續食負戴着背繩繫額履險如飛兒始生稱之以鐵如其重漬毒水中兒長煨鐵製刀試刃必刃牛項下以肩負刀一負卽殊者良刀也弩各編架以一足蹶張背手傳矢往往命中鎗名犂鎗長二丈尤以弩爲最投戰則執鎗人前卻不常以衛弩執弩人口銜

手射或冒刃逼之釋弩取口中刀奮擊退去必不伏弩歲首祭先雜操魚肉酒飯於木槽扣槽群號爲禮十月朔男女成列連袂相舞祭都貝大王謂之踏獠樂有鐃鼓有胡盧笙竹笛衆音競作擊竹笛爲節性喜掠事已卽遁生獠不與華通熟獠或通婚姻又有白獠黑獠大良獠大良有戶口版籍其俗厚人不問識否至其家輒具牲醴任大嚼劇飲後被獠殺占逃散城廂村落備耕採樵爲食

獠

獠人元時來自湖北或云粵右土著先時就撫籍
其戶口以充徭役曰獠其頑民好攻擊撞突曰獠
獠俗與猺畧同而尤剽悍男女富者用銀大圈加
頸男衣短窄裂布束脛女衣不掩膝長裙細褶綴
五色絨於襟袂裙幅間善涉水攝裙幅視水淺深
以次收展男女齒等以衣帶相贈遺名曰結同年
既嫁不復相聞相呼以各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
母茅屋板樓樓白棲止下頓牛畜曰蔗欄失牛追
躡牛跡所至村落即責村之輩老代緝甲老跡至

一、村責亦如之送更數村不尋則以匿此所
返報失牛家糾眾往謀令賠償乃已席地而炊搏
飯掬水盛夏露處冬圍爐遠旦無床衾宴客以肉
盛木具或竹箕均人數分置餘各携去分肉不均
銜之終身要約必酒肉或屠狗雖行劫闖狼皆如
約官責治先出重金購知其亡處曰買線好掠
縛人入山谷刻大木中鑿為竅納一足械之索資
三、賊人射人攻剽村落其天性也善雞卜雞匠
取兩雞骨兩背端執稱祝左骨曰儂儂者我也右

骨曰人人者事也插於小竹筵斜直偏正任其自
然以定吉凶一語不相能輒圖或傷其一男子儘
只二姓女子則婦之父母伯叔兄弟皆與備怨借
人助殺曰洗面與其婦通以牛酒謝曰洗粧亦有
生熟二種

山子

山子無版籍轉徙無定穴居野處編茅以庇風雨
男女黎黑徒跣斫山種畚或治陶瓠田不糞不火
耕耕一二年視地力盡輒徙去去則火之炙地使

饒疊石爲記一二年乃復來謂之打寮每以木皮
糾額繫筐偃僂而趨甲與乙有隙兩相鬪敵背牌
護身遠以標鎗鎗盡挺刀而前謂之對刀一名山
子猺一名過山猺

蛋

蛋人涉海而居或浮家江濱世世以舟爲宅貧者
架竹爲簾無土著不事耕織惟捕魚供食或編蓬
水滸其種有三取魚曰魚蛋取蠔曰蠔蛋取材者
曰木蛋能辨水色知龍居故蛋人神宮畫蛇以祭

云龍種籍稱龍戶莫登庸其種也

右列諸蠻四條皆就象地所有參節通志存之其餘種類尙多非邑所屬概不登錄象之四境修平武來馬維諸邑接壤各有犛獐故州之各鄉多其種類男女徒跣截竹筒而炊待雨而耕每歲十月屠牛置酒召同類以降神醉則舞刀劍爲戲睚眦結怨報復不已其天性也今雖漸化舊俗然其性愚頑漢奸之禁不可不嚴加防範也

記序 附說

文以載道尤以明道昔賢所謂金玉三墳琴等五典是也若夫記序特藝文中之一類耳象雖僻處天末鴻儒碩生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歷代正不乏人惜碑殘史闕無由覩其大全也茲特於散亡剝落之餘收錄一二以見糟粕煨燼未始非道之所寓云志藝文

重建學宮記

明郭棻

昔周武燮伐清明厥功爲百王冠詩人美其績於
建學故其詞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魯人美僖公之樂泮水故其詞曰旣作泮
宮淮夷攸服又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何津津乎
其言之雋永哉夫固嚮從於武孟津之會八百餘
國而淮夷憬然順魯之化必有使之然者詩人皆
歸於建學之功則學校有關於武事不小矣我祖
宗開基以來銳情於學成宏嘉隆之際赫然綦盛

今上登極首詔督學憲臣嚴飭教養賓興之法於是天下有司咸知以興學育才爲急務廼象郡僻在西徼先是學宮鞠爲花圃明倫堂僅覆以苫啟聖無祠博士無舍青衿無肄習之所前牧者教者咸恬然安之甲申春海澄李侯來知州事是秋予巡歷其地釋奠於先師編視學宮徘徊慨嘆亟語侯以修葺之役侯已井然具有成畫於是蠲吉鳩工初建啟聖瀾明倫堂各三間學正訓導衙各一所殿廡齋閣備加丹雘爰於其前闢舊城爲進賢

之門州制煥然大具經始於甲申之冬落成於乙酉之春遺博士廿應司弟子員庸賢吳成性來賓陽屬予爲記先是予奉三院檄順刺泰山諸集疏疏爲地方防禦計未暇問毛錐也茲學宮鼎峙積弊蕩平迺應其會而夷方攸同虎臣獻賦與周之辭雍魯之泮水若合符節乃知仲尼之道行於九夷忠信化於蠻貊問海非虛語又知揆文奮武相爲表裏而李侯興學左化之功豈其微哉予樂聞厥成故不以弗友辭若夫砥礪問學豐其植以

其材而對天子之庭勉勵今日修學之意是在諸
生敬書以俟

重修學宮記

徐秋鶚

明興一統宇內尊師作人詔郡邑各建文廟殿祀
先師孔子配四哲庶翼左右列聖門諸賢及儒先
民泮池戟櫺如古儀而啟聖名宦鄉賢三祠錯居
焉其旁爲儒學學中爲明倫堂東西若後爲齋爲
署博士弟子員肄業燕習焉制也無中外遠近自
非族類隨大小一如制雍雍彬彬名卿碩輔咸於
學登進無他門比隆三代而上於此見皇明之化
萬載一時仲尼之道萬古一日巍然煥然盛矣西

粵僻處遐壤諸廟學僅僅備數二百年來郡城稍就葺治餘率因陋就簡非體貌象郡在柳稱瘠薄甚學宮卑狹仍草就之初殿四楹各宦鄉賢祠泮形而池壅學名而室闕其他傾圮憑漫若棘若蕪如崇聖育才何哉卽欲憤發所爲而勢碍於拓地財匱於官帑無可奈何之嘆非伊令矣郡侯李公南蒞治慨焉銳志開初業欲告始而兵憲郭公行部至郡謁先師集諸生講習於庭下遂各捐貲共圖修舉恢拓規畫悉出侯指示六其楹兩其欄

壙者鑿闕者備圮者治漫者飾易木以石易麻爲閔齋舍門垣咸如制而加麗焉增敬一亭於殿右以奉聖訓闢進賢門於學南以廣士路築層樓於州北以壯形勝整滌祭器用虔厥祀凡六閱月而迄事改觀易視赫然稱隆於世郡博文君甘君樂逢其盛命弟子員尹先知吳登泰徵文以記之夫儒者頌孔子尙矣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曰仲尼以萬世爲土皆惜於不得位而喜於廟祀然說者謂天理民彝苟不能一日滅於天下則仲尼之

道在。一日廟祀固無絕續於聖道者。夫事必有所寄。其心羹墻趨步。若或見之。如使瞻其宮墻。奠菜有儀。登其堂序。遊息有所。廟學固所以寄其天理。民彝之至者。與天地於人大矣。郡國不得舉祀而匹夫匹婦罔不尊天敬地。則帝室無所庸祀。乃南。北郊享天子親。跪拜隆禮焉。則郊天地廟孔子義莫重於斯矣。侯其知所重者耶。象士文教頗遜於昔。豈英俊奮發。有時抑司風化者於造士未加之意。廟成侯傳諸弟子。肄日習其中。弦歌禮樂行且與中州埒。則斯舉也。其斯郡人文振厲所自始。宜勒於石。章於世。

重修學宮記

徐澹

本朝同倫同文之化徧天下故自京師以達於海隅之支郡下邑莫不有學咸尊師孔子以宣暢王化者也按史記秦遣任囂平南越置桂林象郡據今之象郡非秦故置地而實則幅幘於桂林者是知其郡雖非秦置而入中國時則未始異云自漢歷唐以迄我明二百禩餘仁漸義摩道化涵煦中間穎秀瑰偉之士當有應期出以翊世運者獨桂產奮庸熙載代不乏人而毗主華國之美迄今尤

錚錚焉與鄒魯河洛之哲相後先此豈桂人之自
爾哉蓋唐曲江公以文學導之使然也是以象郡
之闢不殊於桂林而聲名文物之懿於彼少讓者
寧非職此故哉萬歷十二年冬右江兵巡道憲伯
番禺郭公以經武故蒞象謁先師廟進諸生於庭
下胥誨之覩廟舊制卑陋學舍頽圯遂盡然動心
與州太守李侯謀新之時公帑錢穀匱訕無可發
者公首捐俸六千金命侯經營其事大成殿四楹
拓爲六楹楹前爲庭庭東西列兩廡閣以戟門又

前方數武乃櫺星門門外滙爲泮池視舊益大
觀矣殿之左則建明倫堂廟舍凡門臺馳道循次
而它具焉敬聖祠專設於殿之背若名宦若鄉賢
齋宇相地而區分秩如也敬一亭以聖謨在焉特
創建於殿之西進賢門以風氣關焉乃徙易於學
之南以至木甃瓦石塗茨繚垣慮無不周備無不
飾已工始於甲申之冬考於乙丑之春旣樂而釋
奠於廟州之人曰自有郡以來蓋亦創見也已侯
暨學師文君任選甘君任可以學之草創於國初

而煥美於今日不可以不識也命弟子員唐國賢
吳成性等屬余爲文余惟史稱秦闢桂林象郡置
尉典之則桂林與象其內附中國之時同也沿漢
唐宋以迄於今其歷世又同也則風氣之闢人物
之產教化之治宜無不同而此顧不桂若者豈直
所處之僻毋亦振飭作新之無人故教化阻而士
習未隆也夫象距桂林數百里其中編戶僅七八
里而外匝苗夷故吏茲上者勛勳於武備而修文
非所先也厥士之奮翼者非無其人然教術

而於孔子之道若冬葛而夏裘者亦多矣夫孔子
之道非他由居處忠敬而達乎夷狄自忠信篤敬
而行乎蠻貊內之可以淑善類外之可以屈羣醜
者也惟上無以教之下又不知所以明之其道乃
晦而弗克綏戢裔夷光顯人民無惑也由此以談
則茲學之建其關係豈淺鮮哉是舉也公首之侯
成之孔子之道賴以愈明而夷酋之屈服者蓋有
自也使象之人士由此振迅以頡頏桂林則公之
功德當與曲江埒矣而侯不亦并有榮哉公諱棊

參州志 卷之四
番出人壬戌進士侯諱維岳海澄人丁卯鄉進士

孟總戎妻賈夫人墓誌銘

朱燮元

都督岐山孟公之鎮東粵也時爲余言生平操履

鏖戎夷羣醜身投霜露荆棘之中二十餘年無恙

丙顧者豈一日而忘鷄鳴雄雉之助余唯唯及觀

爲具名客脯脰醬酒之屬俱精其僮僕自類出指

使於前井然辦也益以知夫人內行矣屬壬寅歲

抄夫人忽一疾不起公過而泫然曰僕之不弔也

幼與居而老相背入則窅然若割吾形影之半安

能放若家莊計惟微惠一言以慰逝者余謝不敏

越明年公爲請於朝荷卹典備大葬遂以甲辰秋
季遷輜歸將畢窀穸之役持狀堅請余惟夫人實
有懿行身相其夫并膺極貴而厥嗣更翩翩鵠起
皆足以不朽者何可無誌按夫人姓賈氏安仁縣
二賈仲濂女也少卽寡嗜弄月無遊睇父爲擇快
三婿見公方與羣兒戲顧盼偉如嘆曰是駒也而汗
血異日追風逐日亡疑者遂以字公時公父封都
督公卽世獨嫡莫夫人洎所自出鍾夫人莞然一
室慮無以朝夕則以夫人歸蓋甫七歲少於公

歲卽婉孌及女紅得二娶權又七年始正禮猶
婦益自力棉布操作拮据靡倦二娶每善病顧天
請代至躬浣濯脩厠無躁容公方少年喜結客以
有主鑰不復問家人生疴故得益肆力馳逞弋獵
日夜并究黃石陰符諸說浸浸乎萬人敵矣弱冠
用先世百夫長當就選公內念不能割夫人起勞
一曰行矣丈夫吸噓雷動叱咤山驚寧嗟嗟若兒女
子爲哉誰勒燕然而標大山者因悉出簪珥佐公
行朝夕奉姑倍謹迨二娶相繼逝涕泣佐公治葬

總總既於事而竣謂公曰爾身寧爾有耶曩祇以
 老母在不以時奮跡行間取封侯萬里業迺以純
 綉老耶公感其言髭鬚戟張凡提兵所至羅芳懷
 遠古因維縣平樂等處數十餘戰斷苴切腐厥功
 爛焉大司馬屢晉報可至以都督建大將軍旗鼓
 鎮茲東粵其世職則自百夫長陞都指揮僉事而
 夫人亦象服翟翹貴矣自公入粵也東溟晏然無
 復鯨鯢之波夫人顧不色喜謂此林林總總仰給
 縣官有司閭里積藏計口而餉何能損其半菽而

腹果然寧徒以養驕習坑噉昨市井自家乎
 台曰耽耽不置萬一連舟艤諸不逞少年巔起豕
 突胡以策之則益勸公懲腹削嚴簡總母少暇逸
 焉生平最節儉與家人茹時時及其初食貧時所
 御絕無搔頭步搖文綃輕縠之屬見有餘潤即勸
 公推嚮併貧交待澤者人人沾矣其教二子尤慈
 不廢歲少不率惟阿無貸故長子沉勇酷似其父
 從征黎播等處屢陷陣建奇功而次子又燁燁美
 文詞弁稱豪舉焉嗟乎深山大澤實產龍蛟既視

若夫又視若子斯其為夫人矣夫人生嘉靖癸卯
 二月二十五日至萬曆壬寅十一月二十日卒於
 正寢享年六十丈夫子二長鄒勳應襲三科武舉
 以軍功先劄授鎮撫娶縣丞郝敏問之女次鄒偉
 和廩生娶教授吳元勳之女女一適庠生何所見
 孫甲辰閏九月十八日葬於鳳山之麓是為銘銘
 曰靡不有仇而孰也登壇靡不有嗣而孰也幽賢
 若而歸耆而仙弓之彊也以角而矢之激也以
 鸞函自天皇澤方鮮呼嗟鳳隱兮鳳之阡

州舊誌序

行

象故闕誌誌乃今郡太守 闕海澄李侯所創構也
 侯郡甫一載首飾學宮以興起人文為第一義次
 建文昌閣以佐地脉禁運江小舡毋入西北鄉與
 修蒞諸會通甚盛心事上敬則剏分司以待問
 俗若外之奮武衛及泰山堡等處沛一恩則置
 養濟院政之卓犖者殆已釐然舉矣其他庶績罔
 不悉慎以故郡治二百餘 襍稱綦隆者今日也侯
 暇謀曰凡國之有政以宣德也以惠民也然匪誌

則政靡載而民惠弗永也故誌者自古重之非獨
今日然也且夫政者賢者爲之而不肖議之知者
慮之而愚者眩之修潔之士以規以勸而異論之
夫誹且惡之甚者去其籍乃已故載之世世上矣
載之一二世次也止於目前斯下矣是誌所以措
政於不世者也其可以緩乎爰命博士甘君卽府
誌中掇郡御史呂公所存草爲一帙總列四卷析
類三十有八復裒集耳目之所覩記者益之俟以
公餘節加筆削而挈其要歸稿成持以示余後仍

遜其事而不屬諸梓余曰郡誌之不可無也况欠
缺乎業成矣而可晦焉不傳乎嘗謂倉頡之書書
之擅技者也而不傳則今之以治以祭者惑矣造
父之車車之盡制者也而不傳則今之以飾以辨
者昧矣周孔之仁義禮樂說之盡道而不布之方
冊則今之談治者俛俛然矣政弗誌非也成弗傳
尤非也夫今者後之鏡是故後之賢而思治者以
考阨塞則於山川形勢可覽也以稽國課則於田
土賦役可按也以溯政績則於秩官名宦可第也

以稽經畧則於兵防戍堡可索也觀人文之隆替
於其飾學政者凝神焉慨風俗之美惡於其宗教
化者畢慮焉凡以求宣上必編氓有所注措規畫
咸成憲乎今之所載而不以整焉則是侯之錫類
後賢後民不厚以述耶使侯匿其瑜晦其詮而不
以傳之世世則今之政雖善音響也澤雖流旦夕
也豈先民立德不朽之意哉故願侯之亟圖之也
余不文然樂觀誌成敢僭言以弁其端

重修元妙觀記

廖起潛

象城南百步外有觀曰元妙按郡誌舊名景福至
大中祥符間改曰天慶元真元年改今額以奉聖
祖歲時長吏率僚屬朝謁凡迎春賓興諸大典咸
集於此亦一方之勝地也余自入境後聞而造焉
入門升階但見堂宇傾頽廊廡敝壞羣真像貌塵
垢烟集多爲風雨所剝蝕感慨係之因循視古碑
乃知國朝洪武十三年道士黃志廣募緣重修成
化十年舍人尹武輩又從而新之迨至宏治五年

州吏目馮瑄所百戶楊森暨城廂官民士女各捐
 貲補葺歷今已若干年矣興廢舉墜之功將誰屬
 乎乃者鄉官馬西坡偕何生謨張生九敘高生悠
 遠陶生成傑姚生化中何生訓郝生敏問周生之
 岐何生所師等不忍其歆側巔仆爲之請疏於予
 以便羣緣之樂助適契予隱而未發之意遂秉筆
 以書厥工告備用垂永久云

重修學宮記

地朝 謝象超

古之圖治者先欲教必視學之舉焉示教之有本
 也象學建自唐大歷十二年其初規模狹隘至明
 萬歷時郡侯維岳李公增其式廓始巍然改觀第
 歷年久遠風雨飄搖幾至傾圮丁亥冬漢陽誠齋
 張侯蒞斯郡朞月間利興弊革百廢具舉一日進
 予輩與紳士謂曰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勅修文廟舉凡鄉學國學無不煥然
 州雖僻處邊陲然掇巍科拾金紫者代不乏人在

何坐視廟貌之將頽使先師神位日朘月削於寒
烟蔓草中乎爰卽捐俸以倡諸紳士賈彼何燎買
朝玠李允治等皆體侯意庀木於山鳩工於衆經
營尺度闕一載而成翼如秩如孔曼且碩以視碧
瓦塗傾榛莽充塞者何如耶侯於朔望釋奠顧而
樂之謂予曰學之修也教之本也然修於身以達
於世非諸生與子之責乎予聞命唯唯自今以後
惟冀諸生遊其門履其闕砥節彌行績學能文以
無負我侯振興鼓舞之意云爾輒不揣固陋爲之

記

送郡牧張公天訓修學序

李一燕

國家設官分職原以興行

教化養育人才而教化

之所由興與人才之所由

養則不外乎崇文廟重

師儒培植根本以爲首善

粵西地屬邊荒兼兵燹

餘氛學校頽圯禮教蕩如

者所在多有補葺修明

之功其所賴於良有司者

非淺鮮矣象州牧張君

朝議鶴湄公之長君中憲

禹木公之孫也夙忝同

寅江西丁亥歲張君諱天

訓者奉

簡命來蒞茲土目覩宮牆摧頽

之狀慨然圖新不惜捐

俸以為紳士倡治工徭溝
 而落成嗣乃享祀維虔講
 向風蒸蒸蔚起遂使草昧
 章之區夫乃嘆家學淵源
 之永安陳牧之設義塾廣
 云夫君與陳君咸楚產也
 育人才無負

聖天子分土寄民之責者又無
 有材粵實賴之不可謂非
 弗同其規為布置惟楚
 斯地斯人之幸而二君

之勸教

是猷助宣文教他日立朝之大槩亦於此乎觀矣予明
 晉秩宗倥傯就道未暇拮據張君所為檄告屬境
 然而鼓鐘作人之雅化其功足式而其事良可風
 也用書誌盛以為官斯土者取倣焉

學之所由各義者何足義者宜也人生天地間大
則細常名教小則日用飲食莫不各有當然之理
所謂行而宜之也義又利也學者本其所學作為
文章發為事業所謂利用賓於王家也象州僻在
龍城之南山縈水繞地秀脈奇領鄉薦掇巍科代
不乏人比年來寥寥無幾豈多士欲力於詩書而
無其地無其人以朝夕聚業而觀摩之歟予奉
命來牧斯土凡諸生謁見溫文爾雅洵為利用之才及

試童子藝情詞斐亶均有可造之資因思所以振興鼓舞之者踪前牧崑山徐公創學於城南隅今傾圮無存所遺舊址用詹浦和朔二日捐俸首倡庀材鳩工前後各建三楹旁設左右翼非予一人之力也又賴同城學正蕭公禮讓訓導黃公德龍署吏日嚴翼署巡檢蔡多奇暨紳士共襄盛舉延請名師以待勸課俾得此邦之士羣相琢磨奮起雲路與前代諸君子後先輝映斯舉動適其宜於仕咸利於用庶無忝乎此塾命名之意也夫

重建義學記

孫嵩

粵稽學校之設所以興民行育人才也盛世之士何以文行優功名立其上之所藉爲裁成陶淑者必有讀書談道之地宮牆璧水以及家塾黨庠由來尙矣我

皇上振興文教飭窮鄉僻壤各建義學訓迪生童是以海澨山陬莫不詩書禮樂人文蔚起超越乎古今休哉何治之隆歟余奉

命來守壽陽見城之南隅有陋室數椽傾欹不整詢之

署吏目嚴名翼者知為昔日義學州牧徐公所創
前任陸公方興修葺以謂任未克完工因思象郡
雖係邊方而山明水秀人物濟濟百年來

聖朝教育恩深遐邇向化衣冠之子咸欲砥節立名家
修廷獻苟肄業無所將因循怠惰不能興起則職
司造就者不惟負

朝廷抑且負多士茲數椽者所關甚鉅乃節養廉之項
以終修葺之功又得嚴尉力任其事鳩工庀材落
成不日公務之暇偕同城諸公往觀見前後三楹

左右兩翼雖甚樸素而苟完苟美可蔽風日較

前此之傾欹不整者大相懸絕矣由此延明師借
益友朝夕課誦砥礪琢磨將見諸生學業日進自
可模範閭里棟樑廊廟顯榮祖宇而垂裕後昆則
守斯土者仰體

國家養士之意實在此數椽之美學所關豈淺鮮哉而
余更有慮焉創設者徐公繼事者陸公至今日始
成盛舉苟不時為完補則今後風雨飄搖復成頽
垣斷砌其可藉以裁成勸教為士子讀書談道之

象山志 卷之四 記序

地俾皆優文行立功名乎是所望於後之長是邦者

重修城隍廟記

象州古壽陽地也緣州治之西有山焉每遇時和年豐輒有山雲靉靄從下升上其形似象故州因是以名而往來名卿學士則均指爲瘴雨蠻烟之地若毫末不足稱者余自庚寅補任於斯猶幸事簡民淳得歷考其山川形勢約畧紀之東有不數里有所謂東崗嶺者嶺上有庵原係明鼎甲王公讀書處也當文陽西下庵內之口光不散萬竅玲瓏庵名寂照題咏猶存憑西而望又有砂如龍舌

月出牛潭以及石落清音等處雖非勝景亦是奇
觀至若玉屏天蓋山嵐疊翠樹影扶疎在在皆有
生氣余不禁恍然曰斯殆地靈所鍾歟地之靈也
以之福也而非有神力之助亦不克臻此也城郭
人民廕庇惟神其與民最近而能護持夫民者莫
若一境之城隍使其廟貌傾頽失所憑依又何以
肅境內之觀瞻而示神威之赫奕哉爰集同城文
武紳衿商所以修葺之以無貽民社羞吾未竟均
有同心遂各捐俸卜吉興工於是建兩廡設儀壘

諸神像復於殿後草創三間培山植樹招以僧人
庶香烟永賴接引無窮也至若文廟業經零星補
葺門徑稍可壯觀將思修整城池挽回地脉又值
調缺永康時難久待一切未完不無仰望於繼此
之牧茲土者謹勒碑銘聊誌地靈人傑之一証云
爾

重修關帝廟記

象城南門

關帝廟僉稱爲雍正九年前知州事孫公所創建豈前
乎此者竟未有所建立耶抑年久傾圮重建未遑
都人士遂以目前之舉爲創始之役耶

國朝定鼎以來尊崇

聖德百有餘年春秋享祀儀典特隆追封

五王禮制尤重象雖僻處荒陬假使向無棟宇以棲

神靈雍正九年以前每歲恭行祀事何自而薦馨香如

係年久傾圮重建維艱孫公毅然起而捐建焉則
前此廟宇創之者何年修之者何歲前後經理湮
沒者多矣予故謂象志之不可以已而急急以從
事也且夫廟貌輝煌典禮攸關豈徒以飾觀瞻云
爾哉任茲土者目覩廟宇之將傾而置若罔聞雖
躬奉祀事歲月無違陳犧牲於破屋巖墻之下明
明在上

神其享之乎且曷以昭

盛世崇祀之隆竭精誠而光組豆血歲甲戌予奉檄來

牧茲土仰瞻

聖殿朽壤已極周歷墻垣傾塌尤甚計孫公捐建之年
僅三十載上漏下濕東倒西欹已至於此不無修
葺傾覆立見爰捐清蘄石材鳩工拆除朽壤詹古
重建大殿三間東廊房三間西廊房一間

五王殿一座三間又修整頭門一座經始於乾隆乙亥
孟冬落成於丙子春仲計五閱月而工以竣棟宇
維新周垣鞏固時值春祭之期敬率同城恪恭敷
祀禮成羣公相與語曰今茲工竣庶幾永無傾圮

患乎子曰物無不敝者勢也可使不致終敝者
賴有人事存焉倘今日新之繼此不復以時修之
風雨飄搖一轉瞬間已潰敗不可收拾矣孫公之
建之也曾幾何時夫豈料僅三十年傾壞一至於
斯乎積歲修理與拆造重建費之多寡事之難易
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及時補葺歷久常新于安能
不拳拳致望於後之君子也跋是爲記

新建象州義學記

李安潛

三代之隆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俾民之
秀者朝夕講肄其中將於以考道而成業焉蓋牖
迪之方莫善於親師工不居肄則遷於異物而業
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是故人無
論智愚地無論廣狹皆當有以陶冶而輔翼之書
院肇自漢文翁晉虞溥踵而行之唐元和李寬則
建石鼓書院宋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
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人乞賜九經肄習真宗天

中祥符二年詔賜應天書院額八年并賜潭州嶽麓書院額若夫州縣建立義學蓋亦倣摹書院之遺意而變通之者其生徒不必皆大成凡以期於檢束其身心而充廣其聞見迨乎漸摩既久遂各彬彬乎臻一道同風之盛其所造就豈遽減書院之人材也哉余守象之明年度地爲宮以處鄉之願來學者又慮膏火之乏費也捐俸爲置田若干畝歲取籽粒而給之於戲吾徒獲生堯舜之代目不見兵革耳不聞追呼出負耒而入橫經何其幸

與人皆可以爲堯舜秉彜物則之好靡弗從同
毋惕日玩時以負今日建學殷殷之意也夫

按記丙置田若干畝係李牧於乾隆二十七年
率紳士韋廷任周啟芳捐銀五百兩本擬置產
爲善後計一時未得膏腴現將此項交首事生
息以充膏火

新建迎春亭記

李宏潛

春氣萌動萬物資始故正月之文春秋特書迎春之儀月令首重蓋於四德則爲元於八節則爲首春之所繫大矣象州迎春例詣南郊三清觀顧觀久頽圮瓦礫填塞從事其間者或值風雨未免倉皇其奚以備觀瞻而肅將事於是鄉縉紳章君等徘徊四矚謂宜建亭於其址余曰有是歲所見之略同也因捐俸伙助之而亭乃成欽惟我

皇上至德如天湛恩廣被民物昌熾草木變蘗而督撫

大臣庶司百職以逮鄉之賢士大夫悉能仰體德
意吹噓羣動光化之世黍生陰谷不特向陽花木
容易爲春已也亭旣落成爰以迎春題其額庶與
都人士永永萬年共樂太和無疆之休云爾

州舊誌序

歲貢劉芳久 本州人

惟我郡侯祖夫子蒞任之三年政簡刑清利興弊
絕案牘之餘稽心故府慨然州志久闕計欲纂輯
成書付之剞劂以垂永久而江左于先生識高學
博力任其事爰卽通志中掇郡事更益以父老遺
文大加筆削志遂告竣而命芳久以叅閱固陋如
久卽有井見管窺曷敢污及簡編貽譏後世哉雖
然久聞之志以志事非一人一家之私事也必合
通郡之山川風土統古今之人物詩文並載於編

始于一時公之萬世務期其可信而可傳也象以
天南僻壤恒多稗官之載訛以傳訛非旦夕矣茲
郡侯首事修明于先生虛衷下問考疑辨誤正在
此時脫無所知而妄言非也有所知而諱言尤非
也譬彼泰山之巔不擇土壤故得以成其高江河
之水不擇細流故得以成其大一卷雖小一勺雖
微久又曷敢匿乎竊惟象自開闢以來建置非一
唐虞三代境屬荊州實要荒之地難與爲稽及秦
開置之後山則有聖塘天蓋水則有龍角仙池鍾
靈毓秀屈指曩時人物如謝呂諸君子諒皆班班
可考而舊志何以闕如君子所以慨然於宋杞之
無徵也欣逢

聖朝雅化作人諸賢牧後先遺愛踵以郡侯承流宣化
撫恤維殷因之山川日獻其靈風土日更其故人
物日呈其盛文章日發其奇所當賡揚贊頌以耀
美於千秋者寧非我象人之責歟久樂觀州志之
成聊贅數言於簡末若夫序非作手不足以信今
傳後則更有望於郡侯之抒其奧蘊與諸名宿之

能文者

象雲說

舉人劉光烈人

郡西渡江二里許有山焉峭然特立正對瑤光樓
不象其形而象其名古傳每雨後日出山腹白雲
輒裊而成象經時不滅是說也予嘗疑之雲之變
態無常白衣忽改而蒼狗安在是山之雲獨有於
象也歲丙寅余讀書城之西南隅去樓不數武適
仲夏八日日午初斜清風不作予避暑其上倏忽
彤雲密布陽燄無光雲鼓爲之施威天公於焉舒
笑滂沱蔽野林木滋垂已而天開霽色波淨沙澄

四山之煙光蕩漾瀑布飛空予方憑欄騁目心曠
神怡而山腰中祥光隱躍瑞靄畢呈紛紛縵縵秉
扶日之姿蘊從龍之志其質白以潔其形高而龐
不金羈不錦襜若舞若拜儼然長鼻柱蹄自南遞
北度陌而上者十數隊隊各分列成形不相牽雜
求之他山槩無有焉噫雲之奇亦至此矣吾聞之
趙雲如牛楚雲如犬周雲如輪魏雲如鼠以至齊
雲如絳衣秦雲如行人隨地賦形而名且以著矧
茲擅山川淑氣而散紫垣之彩者其相去不萬萬

哉考柳州雨晴添跡志美於錦章而後解刮目者
惟桑悅一人其餘莫能知概謂瘴雨蠻煙之地必
無是大觀何此雲不幸不昭章於秦岱之巔見賞
於當代名公巨卿而麗質此邊陲也雖然是雲也
觸石而起滄鬱於巖谷之間掩映於林泉之外舒
卷自如不泥成迹正無藉刻舟以稱其輕重也郡
有山山有雲雲類象山因名象郡亦名象是有雲
而山重而郡亦重矣然寧僅重一郡乎哉

蓮池說
乙丑春家君子避喧斗室中時取愛蓮說讀之輒
掩卷浩歎謂蓮誠可愛而今日之孫枝胡弗克承
祖志也已而有叩門以請者問其人則秦其姓問
其來意則曰予有一池在東北闕距城里許縱橫
百餘步中有一泉冬夏不涸願以贈吾子家君因
往觀焉雖蕪穢不治而水色清淺可以澄志可以
滌煩遂以五十金售之初鑿池自尹氏故號曰尹
家塘後一變而歸閉氏再變而歸秦氏至所謂尹

蓮池說

舉人周楨人

乙丑春家君子避喧斗室中時取愛蓮說讀之輒
掩卷浩歎謂蓮誠可愛而今日之孫枝胡弗克承
祖志也已而有叩門以請者問其人則秦其姓問
其來意則曰予有一池在東北闕距城里許縱橫
百餘步中有一泉冬夏不涸願以贈吾子家君因
往觀焉雖蕪穢不治而水色清淺可以澄志可以
滌煩遂以五十金售之初鑿池自尹氏故號曰尹
家塘後一變而歸閉氏再變而歸秦氏至所謂尹

氏者徒存其名訪其子孫則歸鳥有嗚呼滄海之感不在是與家君子欣於所獲蠲荒穢荆蒙翳佳卉瑞草與碧池相掩映倏忽改觀遂植白蓮於其內及夏荷蓋青青已五十餘本秋花不過數莖猶未大觀歷歲三匝蓮始暢茂夏秋之交碧色接天香風撲岸亭亭靜植不蔓不支時家君攜小子植顧而樂之不意往來之士漸相傳述而縉紳先生暨闔郡諸君子有逸興者皆翩然來遊共指而謂之曰此蓮周氏所植也按周之爲氏由道州

海山南海遷象柳吾大祖濂溪先生宋室之名不也夙以愛蓮著茲其子若孫植蓮數本以供玩好卽謂克繩祖武乎然是池旣由尹而屢售以歸於周則不得復爲尹有矣當易之以周輒群呼爲周氏蓮池噫周之名興尹之名不從此廢乎昔日之尹其不料爲今日之周也必矣夫池之爲池又寧有常主耶雖然予聞之勝地無常賢者主之竊意予大祖之主濂溪也迄今數百載而莫之能易則亦惟其人耳今予家旣以種蓮獲名蓮爲周之蓮

池為周之池則所以主此池者有不僅在此也故因而記之

象州志

詩鈔

詩紀山川谿谷草木蟲魚道風俗之盛衰驗政事之得失故長于風風之為義巽而順其感人也微矣象雖巖邑有江山之勝林壑之美遷客騷人撫時感事往往詠歌以見志亦採風者所不廢也志

詩鈔

五言古詩

題象守坐嘯堂

宋孫覲

治國如烹鮮馭民如牧羊薰狐廬自焚投鼠器必
 傷曹侯百世師獄市寄全齊天下本無事庸人勿
 擾之危機蹈潛弩惡吏冠虺虎飛走豈不高搖足
 墮網罟使君古太邱妙割無全牛班春千騎曉長
 嘯萬壑秋棠陰日轉午風簷翠蛟舞問道舍蓋公
 誦詩選何武渭水占熊羆萬里答羗夷試磨南山
 石更草中興碑

別象州陳守容德

三年客殊方榮悴不堪說迢迢家萬里奄奄命一

髮使君古丈夫典裘在縹緲平生風馬牛驚職比
 鷄蟹欣然一笑餐破此百憂結皇恩下天扉淚泣
 孤臣血行厨洗玉盤載酒助歡悅庖珍開五鯖餅
 字炊十裂徒笑今未黔班草尺一訣何須更秉燭
 端是夢中別

國朝

遊文昌巖

劉光烈

春郊日融融春林花馥馥引我歷層霄於以得幽
 谷駐屐白雲間迴視千壑複江流曲而長隱見帶

山麓垂柳疊旌旗
惟石蹲虎伏衆鳥
逞高飛和吟
托喬木洞口風
徐來入門心肅穆
不假修飾巧天
然成瑤屋虛敞覆
重陰盤旋多蝙蝠
蚨坐萬慮空
清冷沁心腹渺渺
雲霧間仙踪時往
復斑斕石上
紋縱橫列碁局秦
漢旣久忘罔省晨
昏促彷彿聞
笙歌苔崖綉新綠
冷溜滴寒漿妙孕
瑩瑩玉琅玕
列玲瓏銜訝遠徑
曲恍惚籀初抽更
如角相觸萬
象皆標奇是處超
塵俗混沌擊何年
劍獲殊駭驅
漁父胡爲乎桃源
憶遺躅棄此未明
天遙望裏雙

是我願七日藏文成遂所欲

甘王廟碑歌

明吳從斌

甘師狗齊膽畧雄那堪南漢據潭中
吳越見侵禦敵鋒陰兵助捷奏奇功
特除護國彰忠眷烈烈神威千載現
象郡士民爭走奠如響決疑禍福見
個公性異好樂施慷慨遍周粵溜貫
同叔誠明能預知吉凶不待問龜著
一日忽然聚閭里修身密秘傳真指
厭塵瞑目遊太始廟貌巍峩肅禮祀
苾芬俎豆列肴牲於休哉百代贈封
無有已

五言律詩

海南送韋七使君赴象州

唐陳陶

一鶚韋公子新恩領郡符
鳥夷通荔浦龍節過蒼梧
地里金城近天涯玉樹孤
聖朝朱紱貴從此展

雄圖

九日次獻花舖

李衛公貶海外道過象州蠻女獻花於此

宋孫覲

古路三叉口青裙兩髻丫
更無陶令菊空想行

花破屋堆黃葉清江綠白沙
慙慙邀一醉歪酒壓

梨橙

過象州

蔣山卿

秦皇開象郡茲事已千年
臺古埋秋艸城荒起暮

烟江天雲漠漠石嶺月娟娟
萬里慙漂泊因風懷

昔賢

國朝

象江亭

方克任 馬平人

亭峙山城外高低見石泉
龍沙浮岸荻蒲嶺起晴

烟門對青蘿
樹窗開黃葉
天此間堪放
眼醉倚白
雲邊

熱水泉

幽壑流砵泝
溶溶就淺涿
仙源炎火熾
清液暖霞
侵淑氣生浮
蒸薰風滿碧
潄冷腸如可
沈聊爲滌
煩襟

瑤光樓晚眺

韋思堯
人

薄暮登城上
樓空望遠青
沙頭排宿鷺
波底沒疎
星岸柳悲秋
瘦漁燈照水
冥歸來誰是
侶明月滿

牕櫺

象臺山納涼

蒸人惟酷暑
時地約相同
山氣侵衣潤
霞光映面
紅沙明龍舌
見雲靜象形
空偶爾臨江
望披襟納
晚風

七言律詩

到象州寓行衙
太守陳德容
携酒見過

宋
孫覲

釘餽黃柑
喫手香堆盤
丹荔照人光
莫辭蚕酒一

樽赤會壓瘴茅千里黃未省讒言遭
意苴直將空腹傲檳榔酒醒夢覺知
何處樹影參差月滿廊

南山寺二首

千丈雲根蔭此邦沉沉寒影卧秋江
潭空映日蒼虬動烟暖翔沙白鷺雙
夢覺灘聲喧客枕吟餘竹色滿僧牕
詩成絕叫層樓上聽我洪鐘萬石撞
安心是樂本非禪遇勝欣隨意所便
嚼菹拈花身老矣穿林渡水思茫然
行逢酒伴搯觚去倦憇僧窗借榻眠
寄語後來問津者人中今是地行仙

寄謝象州守周源屯田

趙 抃

念公別後固依然蜀距炎方里數千
劍棧過來纔一月詩筒傳得已三篇
胸藏忠誼堅於石口吐文章湧似泉
何日解符還闕去如今朝野不遺賢

象州道中二首

李 綱

路入春山春日長穿林渡水意徜徉
溪環石筍橫舟小風落林花撲馬香
山鳥不知興廢恨嶺雲自覺去來忙
炎荒景物隨時好何必深悲瘴癘鄉
竹屋茆簷三四家土風漸覺異中華
碧榕枝弱還

生柱紅荔春深已著花社燕不巢南候別塞鴻無
信北音賒海山此去猶千里會見安期棗似瓜
記獮俗六首
明 桑悅

動講襄公九世讐通情洗面只償牛以陪禮為洗面親鄰

相助歌迎鬼冬月歌舞迎鬼賽神殺牛豕數十親鄰各携牲口來助男女分

行戲打球赴敵護頭裝鳳翅占疑隨手擲雞頭幾

回緝事軍先覺木刻傳村有別謀

飲食行藏總異人衣襟刺繡作文身鼠毛火淨連

皮炙牛骨糟酣似酒醇小語相侵隨致怨清歌互

谷自成親謂唱歌為唱歡趁墟亦有能裝束數朶銀花綴

細巾

山深路遠不通鹽蕉葉燒灰把菜醃女髻風鬟純

黑縮男頭雨笠盡紅尖租田亦與人分民夷皆云分禾

為分種 摘穰惟將手當鎌間有十冬驅賦後欲詢無

計召交譚土人名公年里長為十冬

村村竹木占山鄉屢殺人民似犬羊冬盡水乾兼

送哨春來箒密喜裝塘能通官語惟村老慣結同

年是熟商稱相交者為同年夫子居夷心一片清燈閒坐

細思量

除夜雙盤貯鷓鴣清晨蟻集看何如除夜置油炙鷓鴣二盤於

地早看集黃蟻多則斫牛伏地心先動欲行劫以

軍強黑蟻多則強躍則止牽犬登山樂事多毒藥煎成封弩箭純綱鍊

就作干戈殺人每講陪頭物有數從來實不守如

十牛凡羊豕俱當牛

姓同處處是華宗稱同姓者朝甫先加老喚公初

老某長名甫某老名公某三界有靈焉助虐諸馮非祀肯相容

只將劫奪為生理亦以均分示至公誰把峯巒齊

一劑不晴萬里盡歸農

遊文昌巖

張翀馬平人

西風七月暑初收浴罷溫泉更此遊仙客何年生

羽翼虛崖白日自春秋苔封古篆留丹洞雲鎖山

門遠碧流勝地不禁清興發孤峯一嘯起寒飈

金雞巖

呂景蒙

開闢初來有此巖年年幽閉在山南穴分內外三

天列巖有上下乳滿乾坤萬象涵融出二仙當洞

府巖口有二秘通一水作齋壇巖下有一泉已於

歸隱為休計且向東臺築呂庵

熱水泉

劉志英

烟暖霞蒸景未磨仙源彷彿落銀河井邊丹汞燒
清液琴裏薰風起綠波飛瀑流雲輪靜穆冷泉寒
月少陽和分明既濟滋離火莫作尋常水石歌

國朝

遊六祖巖

劉光烈

山徑蕭條古洞開白雲深鎖舊經臺半爐烟冷埋
詩草滿砌花飛點翠苔秦鳳空傳人跨去遼城幾

見鶴歸來振衣直上舒長嘯或恐天仙暫脫胎

象州八景總題

秦宏智 馬平人

嵐晴天蓋錦光浮碧玉屏開翠欲流雲起春山呈
幻象潭臨秋月映全牛環峯濮水千層浪遠浦漁
歌一葉舟更愛聖塘仙境好遙連夕照過崗頭
舊志
雲出春山觀馴象按馴字是平聲不作仄聲讀未
免失拈况象乃雲氣所結非真象也故易去三字
南樓晚眺

方克任

高樓元峙俯溪山晚眺生情大野閒烟結遙岑天
漠漠水流遠浦日潺潺斜陽野渡歸遊騎芳草孤

村隔洞蠻最愛綠楊依古岸漁燈數點出前灣

天蓋晴嵐

江容淮

孤峯突兀峙南天嵐擁晴光氣萬千雲淨青霄涵
秀色水流碧澗度清漣石林葱鬱歡禽鳥丹竈氣
氤憶羽仙山景無端多變幻凌風凝眺意飄然

玉屏曉翠

一障蒼茫列遠空曉光浮動淡烟籠晴添黛色雲
初郁露泄春容日乍紅盈幘綠生巖磴外滿函清
淮有無中琉璃入座摩城北翠靄臨長碧漢通

象嶺春一

飄渺山頭煥爛生紛紛春霽滿江城橫空每切從
龍願度嶺誰教得象名濕潤東畚禾黍茂影連西
郭雨暘平油然添迹和風裏不羨崇朝觸石成

牛潭秋月

寒光一派夜遲遲水月逢秋景更宜輪滿綠波天
一色珠浮滄海浪初移分明玉兔涵清瀨彷彿菱
花照碧池意味尋來萬籟寂微風搖蕩桂林枝

濮水名泉

玉液涓涓景獨殊仙源支派出方壺龍麟映水逢
松檜鳴鳥隨波隱荻蘆響帶潮聲鳴雜珮浪舞月
色散明珠水心淡蕩歸何處一勺飛泉想五湖

聖塘仙境

千嶂依稀如射山雲烟深鎖許誰攀桃源有路知
何處瑤島無塵非等閒潑刺遊魚潛碧浪續粉
蕊落銀灣仙蹤不使漁郎問鎮日微茫露鬢殘

西浦漁歌

欸乃菰蒲不繫艖扣舷清調徹江沙過雲聲起

梅韻白雪聽殘隱荻花明月一竿天籟寂輕風半
艇水波斜等閒我欲携簑笠好把新詞唱落霞

東嶼夕照

紅霞一片影依微倒映層崗夕照輝暮岫空明
洞壑疎林光影碎珠璣村墟牧豎歸牛返遠樹鴉
雛傍母飛日落暉藏鳳漸遲寒烟遙起四山同

象州志

雜錄

雜以言乎義之不一也諸志條分縷析各從其類不能以類附者則牽連書之別為一卷以殿志後用廣叅稽之助志雜錄

州南里許江之東岸名石龜坪有石內產石龜州人如相約往取日不獲一若不約往則獲而歸按石龜形同黃蜆卽石燕也以醋摩其頂則旋轉盤匣中用米畜之數月後尙能遊走

五馬沿江走三星水面浮有人葬得著代代出公
侯五馬山名三星州江上大浪黃昏牛角三洲其
謠不知起於何時

惠濟侯王卽甘將軍也祖塋在州城東鳳凰山墓
前地方圍四尺許履之鏗然有聲

甘將軍陸有仙術率兵至塘頭村之南炊飯熟螺
以食適敵至陸卽置釜於地傾螺於中率兵往禦
後他處所產螺俱有蓋惟此田中獨無蓋釜處渾
然釜形印於石上至今猶存

西鄉里大殿村北二里爲屯田墟當道有大石一
方圍丈餘高可四尺上有注水池濶二尺深一尺
終年不涸不溢趁墟人賴以濟渴好事者岸之竭
頃刻復盈如故

田明琦山東人康熙年間任象州牧一日之柳郡
舟次洪瀨灘有鳥飛鳴而過呼田知府三字儼如
人語後越月果陞署柳州郡守遂立祠於洪瀨至
今尙存

榮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

如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
 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癰瘻殃疝病不作物者又一
 色紺碧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不病
 瘴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
 計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
 人
 嶺表山川盤鬱氣聚不易疎洩故多嵐霧作瘴人
 感之多病腹脹成蠱俗傳百蟲為蠱以毒入蓋濕
 熱之地毒蠱生之非第嶺表之家性慘害也

飛蠱其來也有聲不見形如鳥獸啾啾唧唧然中
 人即為痢便血醫藥多不瘥旬日間必不救

蠱藥種類不一用法亦嚴或以土木易人五臟或
 置雞鴨食中入腹復生長翅足或攝人魂至家終
 夜力作力竭乃死或移他家貨物入已平樂梧州
 亦有之漢人有捕得造蠱者則羣執生瘞之或投
 烈火中

挑生者妖術也以魚月請人遂作食於中人食之
 則此物遂活於胸腹害人至死而後已也嘗見范

石湖桂海虞衡志載當時李壽翁爲雷州推官得一
方甚妙云食在胸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
鬱金丹下之任官長病此故爲揭之

蠱毒民間無有惟獐婦畜之人入獐村占其屋下
無灰煤及婦人面色黃服弦赤爛者卽知爲有蠱
之家用銅筋遇食而敲其碗蠱卽避之不能爲害
或用銅筋挿入飲食中而輒黑者弗食

凡中蠱者顏已返美於常妖姬望之而笑必須叩
頭乞藥出一丸啖之立吐奇恠或人頭蛇身或人

足六翼如蚪斗子斬之不斷焚之不燃用白礬澆
之立死否則對時復還其家余久客其中習知其
方用三七葉葶薺丸又用白礬及細茶分爲末每
服五錢泉水調下得吐則止按古方取白蘘荷服
其汁併卧其根呼蠱者姓名則其功緩也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
四散人中之卽病謂之瘴母

嶺南不但烟霧蒸鬱亦多毒蛇猛獸故編類集及
嶺外代答本草諸書備言蛇虺蜈蚣諸毒最當謹

者夜起不可倉卒亦不可無燈又不可不穿鞋襪
 嘗聞有人中夜下榻而蜈蚣偶棲草鞋上傷其足
 得香白芷並雄黃末服之藍澱汁傳之乃愈又一
 村婦倉卒吹火不知火筒中偶有蜈蚣驚竄入喉
 致下胸膈悲聲求救旁一人云以小猪斷喉取血
 及雞血尤妙令此婦頓喫須臾更灌生油一口遂
 惡心蜈蚣滾在血中吐下續飲雄黃水方漸安又
 有人被蝮蛇咬遍身腫裂口吐黃水良久悶絕有
 一道人以新汲水調香白芷末二錢灌之立甦再

服即愈道人云此合用麥門冬湯今余不以水
 之亦效又有被蛇傷而垂困者一僧以五靈脂
 兩雄黃半兩為末酒下一錢即愈又方如前治蜈
 蚣藥或得白礬火上炙洋滴症傷處亦可交虎傷
 亦以白礬末搽瘡封裹之蜈蚣傷又用雞冠血
 雞屎塗亦可又方取大蜘蛛一枚縱其嘴所傷處
 令吮其毒候蜘蛛困悶自落却滴冷水數點以活
 之如覺未愈更取一枚嚙之使毒盡自愈治蛇入
 口并七孔中者割猪母尾瀝血口中并乳中即出

卒爲蛇繞不解用熱湯淋之或以人尿治之蜘蛛
飛絲入口用紫蘿葉嚼之卽愈

南方天氣溫暑地氣鬱蒸陰多固閉陽多發泄
木水泉皆稟惡氣人生其間元氣不固感而爲病
是謂之瘴輕者寒熱往來止類疴痰譫之冷瘴重
者溫熱沉沉晝夜如卧炭火中謂之熱瘴甚者一
病失音莫知其所以然謂之瘧瘴冷瘴不死熱瘴
久而死瘧瘴無不死此方書之說也愚謂瘧瘴者
非傷寒失音之症乎非中風不語之症乎治得其

道間亦可生安得謂之無不死卽若熱瘴乃是盛
夏初秋茅生夾道人行其間熱氣蒸鬱無林木以
蔽日無水泉以解渴伏暑至重因而感疾或飲食
不節偶成此症熱晝夜不止遲治一二日則血凝
竟不起矣南方謂之中箭又謂之中草子然挑草
子法以針挑頭額及上下唇仍以楮葉擦舌皆令
出血徐以藥解其內熱應手而愈安得謂之久而
死耶至於冷瘴或寒多而熱少或寒少而熱多亦
有晝日間日之異及其愈也瘡發於唇驗其症卽

是瘧本非重病每因誤治而致禍亦不可以不死而忽之但診脈息極微見其元氣果虛與附子川烏等藥而愈或誤投以寒藥所謂承氣入胃陰盛乃亡若診其脈息洪盛審其症候實熱且服和解等藥而徐治之或誤投熱藥所謂桂枝下咽陽盛則斃但診脈而用藥萬不失一然觀其形氣之怯壯察其脈息之虛實參以病之盛衰分其病之陰陽極工巧以審之其庶乎頃自入廣以來但用修養之法晨興浣漱後先服平胃散或投以不換金

正氣散洗面後啖少粥已時早食中時晚食夜則服消食等服聚食宜節飲不宜大醉及頻數耳但一日之間寒暖數變須脫著以時少食生冷則脾胃自壯少食油膩則胸膈自快無大忿怒以傷天和重節色然以固真氣如此調攝決可以無恙也

象州志卷之四終

